

XI BU AI QING GU SHI



西部爱情故事

多杰才旦等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西部爱情故事

〔藏族〕多杰才旦等

文化艺术出版社

西部爱情故事

〔藏族〕多杰才旦等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顺义冠中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3.25 字数 252,000 插页 2

1989年5月北京第1版 198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260 册

ISBN 7-5039-0184-5/I·112

定价: 4.45 元

青海采风(代序)

龙国炳

炎夏盛暑,我来到了清凉世界,那是青海省会西宁。我应邀给青海文学院的学员们看稿、讲课,有幸结识了高原上一批新作家,留下难忘印象。

首先,初次相识的青海省文联主席、藏族诗人格桑多杰便是个十分令人尊敬的人。记得在饭桌上,他热情、坦诚地向我介绍青海藏族源远流长、丰富多采的文化艺术创造,并以自己的家乡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为例,讲述那儿的宗教寺庙,如何世代相沿地培养着本民族在宗教、医学、建筑、雕塑、绘画等等方面的专门人材,以及作为文化象征的这些寺庙在十年动乱期间的劫难和近几年的恢复,给我增加了闻所未闻的新鲜知识。我早就知道,在我们民族大家庭里,藏族是个有悠久历史传统,有独特文化艺术创造的民族,而今在诗人格桑多杰身上,正体现了藏族这种文化传统和素质。他是省委领导成员、文联主席,除了写诗,正致力于新时期青海省多民族文艺人材的培养、开发。青海省文学院便是在省委和省文联的关怀下应运而生的。听着格桑多杰具体生动的介绍,我对青海文学院各

族学员和他们的作品，产生了强烈好奇心。

在学院负责人程枫同志拿来的一摞摞中篇小说稿中，藏族青年作家多杰才旦的《我和三个白度母》立刻吸引了我。我走过青海、西藏许多喇嘛教寺庙，那些白度母、绿度母哪，都是些容貌端庄、身材秀丽的仙女塑像或者画像。看了这篇小说的题目，我猜作家写的可能是作品男主人公和三个藏族青年女子之间的关系，我猜对了。但随着作品情节的展开，那位纯朴的藏族男青年在不同际遇中与三位“卓玛”（“卓玛”，是藏族姑娘爱用的名字，藏语的意思是仙女，也就是相当于宗教里头的白度母、绿度母……）之间，超乎情欲之上的关系，还是叫我非常佩服、信服。例如“我”和年轻、美貌的藏族姑娘、州打字员意乐卓玛（意为贤慧的白度母）有一次难得的山林同游，“我”为意西的外貌和内心美所倾倒，差点儿堕入情网，但实际上双方都保持着理智，并没有任何“越轨”行为。又如“我”和牧女德洁卓玛（意为温柔的白度母）一家亲同手足，夜晚在帐篷里单独相处时，德洁对“我”表现了亲昵的意向，但我忆起德洁已有对象，便巧妙地回绝了。“我”的这种举动，得到了姑娘的理解和尊重。这些，我以为颇恰切、细致地表现了在悠久文化传统与新社会环境熏陶、影响下，藏族新一代男女青年高尚、纯洁的心灵与对更高的精神文明的渴求。正象作者在作品中愤愤然发的议论那样，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还有其他许许多多象她一样的藏族姑娘，远不是一般的七八流作家所想象的那样在两性关系上很随便，一推就倒。”时下，确有个别“七八流作家”，以把少数民族（包括藏族）中的两性关系写得

污秽不堪为“时髦”。读了多杰才旦这篇作品，顿觉清新爽目，好似向文坛吹过一股清润的风。再则，作者写小说的技巧也是相当纯熟的，行文自然、浑成，毫无斧凿痕迹；感情真挚，毫无忸怩作态。读罢小说，自然想会会作家其人，可惜他远去牧区，不在西宁。

我读的第二篇小说是青海蒙古族青年作家察森敖拉的《无词的摇篮曲》。察森的作品我读过一些，如发表在《当代》1986年第3期的短篇《被拒绝的吻》。而中篇小说《无词的摇篮曲》，我觉得标志着作者在创作上又跨进了一大步。青海海北牧区的生活气息是那样浓郁。例如，小牧羊女巴达玛感受的祁连山区那奇诡莫测的神秘世界，“……一只黑色的秃鹫叼着小羊羔飞上了天空。她看得清清楚楚，小羊羔在秃鹫的爪子里挣扎着，叫喊声那么凄惨。她望着秃鹫，抡着抛兜追呀追。大羊的叫唤声在她身后响成一片。当她正追赶的时候，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狡猾的秃鹫叼着小羊，飞过浩门河，落在对岸的小山包上。巴达玛的眼睛里涌着泪花，拣起圆圆的鹅卵石，装进抛兜，对着秃鹫打。可是秃鹫落得太远，怎么也打不到。‘咩咩’一声，小羊羔的妈妈，那个黑眼圈母羊，从巴达玛身旁窜出来，跳到河里去了。湍急的河水一下子把它冲出好几丈远。‘咩嘎嘎……’浪头一次次把它埋没，那对黑眼圈一次次冒出水面。那声音越来越微弱，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一个汹涌的浪头把声音连同那双黑眼圈吞没了，再也没露出水面。可它的叫唤声还在河两岸回响，完全变成了‘娃娃呀——’”这一幕活龙活现震撼着孩子心灵的自然界的惨剧，还有母性之爱，

我读了真有惊心动魄之感。如果不是对牧区生活有深切的体察，加上一颗敏感、善良的艺术家的内心，我想不可能有这样精妙、老到的描写。全篇正是通过一个孩子的眼光与独特感受，写了善良、热爱劳动，用那母性的无私奉献，含辛茹苦地负重一生的祖母额吉的形象；写了那头也是无私奉献却结局悲惨的老白牦乳牛以及它和老祖母、小女孩之间无言的感情交流。从祖母身上，我感受了一种动人的崇高、博大的精神，好象自己的心灵也被净化了。太好了，太需要了，体现在千千万万中国劳动妇女身上的母性之爱——“无词的摇篮曲”！但另一方面，这样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人在生活中却常常得不到周围人们的理解、重视、关心，正象那头有象征意义的老白牦乳牛，老了，在人们心中不过视之为无用的、可以弃之如敝屣的废物罢了。谁珍视它曾有过的奉献呢！这又引起人们深思。作者以冷峻的态度，生动如画的笔法，展现给我们这个生活的悲剧，表现了他对生活的深刻透视与思索。这不是对生活 and 人物没有深知，没有理解与热爱的作者能够做到的。全篇无一字空洞、抽象的议论，但那丰满的形象、细节以及它所透露的生活哲理，深深地感染、打动了我。我极想见到这位作者。感谢青海的文友给我机会，我到了作者生活在其间的海北藏族自治州。7月22日，我抵达州首府浩门镇，晚上即去看望察森，在他家里作客。这是一位面色黧黑，中等身材的人，原来他曾在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学习过，汉名叫张德诚，以前我们见过一面，但印象不深。他是距浩门镇不远的仙米乡人，今天我正好路过那儿。这是个蒙、藏、汉、土、回五个民族混居的

乡。海北自治州有不少这样的民族混居区，这是久远的历史形成的。察森的父亲是蒙古族，母亲是藏族。难怪一见之下，察森那黄黑面孔，一口闪亮的白牙，还有微带摇晃的步态，使我感觉他象个藏族；而那方方正正的脸盘，偏高的颧骨，又是“标准的”蒙族。仙米是个美丽的地方，山上林木葱茏，百鸟啼鸣，据说盛产珍禽蓝马鸡。山畔野花盛开，争奇斗艳，山丹丹花更是红得撩人。浩门河宛转流过，附近有肥美的牧场，一望无际的开花的油菜地。察森从小生活在这众多民族友好相处，农、牧、林混作的环境，和这片土地、这样的生活方式建立了血肉联系。父、母是农、牧民，他的妻子也是一位藏族，是以水草丰美闻名的苏家滩牧区的人。这次家庭造访，使我更加了解察森其人和他的作品。他继续保持跟这片土地、这多民族的人群的密切关系，又正值盛年，看来创作上有很大潜力，已经显露并将更大地迸发出来。

青海东部农业区（包括西宁）位于黄河的重要支流湟水流域，历史上也叫河湟地区，不但是青海省的粮仓，且因地理位置的关系（历来是汉族和西北少数民族的一个交会点，农区和牧区的连结点），早已形成具备自己特点的文化、生活风习。例如宗教、建筑等受藏族影响，民歌“花儿”，受回族很深的影响。我在阅读青海文学学院学员的中篇小说稿时，很想看到一点反映河湟地区生活风情的小说，果然给我找到了，那就是青年作者井石的《湟水谣》和回族青年作者韩玉成的《荒地》。井石我听说是青海海西州出版的大型文学刊物《瀚海潮》的编辑。我曾读过他发表于《瀚海潮》1986年第1期的中篇小说《话

说王辩五、六》，是写一位具有李有才式幽默感和才气的农民的遭遇、命运。正象作者自己所说，“由于吃洋芋蛋（也就是土豆）长大，所以在他的身上，作品中都有一股子洋芋味儿”。我读后有同感，也就是河湟地区的乡土味儿、乡土气息。这篇《湟水谣》，作品的主旨是通过一位寡妇守“节”一生的悲剧故事，表示对残存于生活中的封建旧习俗压抑人性的控诉、抗争。主题不能说很新，给我印象深的是贯穿于全篇的对于湟水流域生活风习（农家小院，悲欢离合、婚丧嫁娶等等）相当娴熟的描写，这给予作品一种独特的色彩、风味。我读完一遍后，女主人公逝世前怀念和呼唤黄河水声的那场景久久难忘。还有自然穿插于作品中的优美的民歌：

半个儿蓝天半个儿云

半个儿烧红着哩；

半个儿肝花半个儿心

半个儿牵谁着哩？

菜子的花儿黄似金

清水儿把地浇了

尕妹的心儿三九的冰

煤炭火烤不消了！

那更是余音绕梁，令我时时想起驱车于白杨夹道、油菜花遍野的河湟谷地那些惬意的旅行。

韩玉成的《荒地》，亦是以河湟谷地的农村生活和人物做为描写对象，作品的构思是通过一对农家夫妻的离合故事，强

化新时期现代意识对于传统意识的侵入以致引起家庭、伦理关系在冲突、痛苦中的新变化。作者的表现手法吸入了象征、意识流、时空变幻等等，但运用颇为自然，节律、层次分明，且语言常有出新处，表现了作者的创作才华。

我至今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井石、韩玉成那一番有趣的情景：我出门散步，迎面来了两个年轻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瘦高者髻发（看来是烫过，而非天生的），上身花格衬衣，下着紧身牛仔褲，男式高跟尖头皮鞋。那矮胖的随意穿一身灰不灰黄不黄的便服，敞开着领口、袖口，眼睛笑眯成一条线，天生一副滑稽演员样子。我心想哪来这样“反差”对比鲜明般配的一对，要是上舞台演相声，甭化装准会受欢迎！我正暗自发笑，忽见文学院负责人走过来给我介绍，指着那小胖子：“这个叫井石，中篇小说《湟水谣》的作者。”又指着那瘦者：“他叫韩玉成，《荒地》的作者，回族，在《海东报社》工作。”小韩马上开了个玩笑：“您听明白了吗？他的名字好记：‘落井下石’！”小胖子井石一边毫不介意地开怀大笑，一边给我这才相识的人，讲了刚刚发生的故事：“方才我俩在西大街，想进书店看看有啥新书，不想还没进门，就被女营业员‘挡驾’了：‘你们两个干啥的？’‘我们进去看书呀！’‘冲你们这样儿，看什么书！’她把我们当作流氓、阿飞，或者小偷嫌疑犯看待了……”这位营业员是以貌取人。其实，只要跟他们接触交谈，便会了解他们是内心丰富、创作上有追求，即便是学习上也是努力奋进的年轻人。小井原是湟源县的农家孩子，至今家在农村，由一个中等卫生学校毕业的学生成为业余作者，文学编辑。那天我

听他谈处在汉、藏交界地带的湟源县的历史传统、文化风习、民俗民情以及山野间男女互唱“花儿”的景象，觉得有趣极了，增加了好些书本上得不到的新鲜知识，我也就明白了作者的生活底子 is 厚实的；而作者在创作上既追求反映新时期现代意识对于古老风习的冲击引起的生活变革，又力图保持作品的“土”味——地方风味，这种努力也是好的。小韩比小井更加年轻，虽说是回族，从穿着上一眼便看出他是个现代青年。但是人毕竟不可貌相，从交谈中我了解小韩读书甚勤，新书新作品看了不少，且常跑基层。那么他在创作上也是有准备的，今后写出更佳的作品，大可指望。

在我读的青海文学院学员的小说稿中，我觉得可注意的，还有部队青年作者李小伟的小说《冰湖上的光环》，这是反映部队战士冬天戍守青海湖的艰苦生活的。青年作者时培华的小说《永远的橡皮筏》以诗的激情，纪实的体裁、手法，写了参加长江漂流的第一位年轻牺牲者；对他内心世界的探索尤为感人。此外还有王文沪的《铜树》，构思新颖，笔法凝重。是探索物质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的精神心态的一篇有分量的作品。

我于是产生了一个想法：这回来青海读文学院学员们的稿件并接触了这些不同民族、不同岗位上的年轻作者，真是未虚此行。这对我是一次难得的“采风”活动，收获是丰富的。我强烈感受到，青海省一支多民族的富有朝气、富有自己特色的，年轻文学创作力量正在蓬勃兴起，那势头、那水平是空前的，已经超过了青海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并且还在发展。假使将其中较好的作品编辑成册出版，既可以一定程度展现青

海省青年作家近几年文学创作的成绩，使人们略可从中“窥豹”；同时这些富有高原特色、民族特色的作品，说不定对广大读者也具备新鲜的吸引力呢。看来，这是一个可取的想法。

1987年5月完稿。

原载《文艺报》1988年1月16日。

目 录

青海采风(代序)·····	龙国炳(1)
我和三个白度母·····	[藏族]多杰才旦(1)
无词的摇篮曲·····	[蒙古族]察森敖拉(57)
荒地·····	[回族]韩玉成(102)
遑水谣·····	井 石(167)
永远的羊皮筏·····	时培华(241)
铜 树·····	王文沪(292)
冰湖上的光环·····	李晓伟(363)

我和三个白度母

〔藏族〕多杰才旦

我记得，那是七月的一天，跟往常一样，秋天的凉爽还未降临，酷暑仍到处发挥着它的余威。大街两旁的树木，象病了似的，叶子挂着厚厚一层尘土在枝条上打着卷儿。晒软的沥青路面上看不到一滴水，干巴巴的发着白光。来来往往的机动车辆带起一阵阵尘土，与天上的灰气联成一片，使人感到郁闷、窒息。

我受我们科长的指派，离开 B 县到省城西宁参加省建委举办的城乡规划训练班已有三四个月了。这期间，我们到兰州、白银和刘家峡等地参观访问过一次。回来后便又一如既往，象一群中学生似的按部就班地去教室听课、做笔记、阅读讲义和有关资料。参加训练班的共有三十多人，都是拿工资的在职干部或以工代干的脱产工人。别人我不敢妄加评论，我则完完全全是来应付差事的。我临离开 B 县时我们科长就

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你去吧，咱们不去个人也不好，上面有正式文件。至于学成个啥样，无关紧要，咱们县平均海拔三千米以上，规划不规划还不就是这么个熊样！”我本人也对这个差事一点不感兴趣，老师在台上一开讲，我的思想就马上穿过窗户上的玻璃缝儿，一会儿在 B 县苍茫荒凉的草原上飞翔，一会儿又在老家干燥、贫瘠的山沟里徘徊。好在无论是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还是担任教员的一般技术人员，对我们管得并不严，有时偶然强调下纪律，也只是泛泛地说说而已。

那天上午，做完课间操，又海阔天空地闲扯了半个小时，大家陆陆续续回教室去了。我装做要上厕所，悄悄溜出大门到马路上闲逛。我当时二十七岁，个子不高，其貌不扬，皮肤晒得又黑又粗，头发也蓬松凌乱，一个月最多洗两次。一身黑布制服，袖口和领子都磨破了，而且窄了些，不过穿在身上倒也随和自在。

一伙十三四岁的男孩子，一见我立刻凑拢过来，问我要不要粮票布票。其中一个还掏出一块手表，说那是他父亲的，是进口的瑞士名牌表，质量世界第一，他偷出来准备变卖后去浪一趟香港，如果我要价钱好说，看在民族团结的分上，可以减价一半。话音刚落，另外一个马上按过话茬，说他也是少数民族，手表“照顾”给他行不行？手表的主人对他不屑一顾，冷笑道：“你个吃猪肉的假回回，你算啥少数民族？你他妈的就是出一千块，我也不稀罕！”被斥为“假回回”的那个男孩听了愤然作色，他咬着牙，瞪着眼，发誓要立即决个雌雄。表主似乎也不是个孬种，他嗖地抽出一把小尖刀，晃了晃，说：“这家

伙不是吃素的，你来吧！”经过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解，双方的气才渐渐消下去了。接着大家的视线又集中到我身上，异口同声地劝我不要辜负了表主的一番好意，赶紧掏钱，并说：“钱不够我们帮你凑——先给你垫上一部分，你回去后再给我们寄来。”

我没说要，也没说不要，我含着怎样理解都可以的微笑扫了他们一眼，然后径直走开了。从后面摔来了几句难听的脏话，我只当没有听见，我心里有点恼火，也有点清高。

我信步走着，不觉之中踏上了通往西门口的“五四”大桥。桥下的河水很小，其流量仅能推动一扇石磨而已。但却相当浑浊，里面有工业污水，也有垃圾和粪便，在烈日的曝晒下散发着阵阵恶臭。但即便如此，仍有几个光屁股小孩在下游河水较深的地方洗澡、打水仗。桥东头靠南的一个角落里，一群人正围在一起说着什么。渐渐地，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的汽车司机甚至把车停在路边上，从车窗里探出脑袋张望。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也不由自主地加快步子，凑过去插进了人堆。

人群中央蹲着一位农民，约莫四十五六岁，太阳穴和脑门上的肉已经瘪缩，脸盘很窄，象一只干瘪的酸梨，是深褐色的。不知是患了感冒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大热天竟披着件缀满补丁的黑条绒棉袄。他面前放着几根编成辫子的大蒜，旁边还有一条鼓鼓囊囊的麻袋，显然也是大蒜。

“喂！你考虑好了没有，一辫子两毛钱处理呢，还是跟我们一起工商管理局？”一个留着小平头的小伙厉声问道，他的目光异乎寻常的凶狠，下巴也在微微颤抖着。他的忍耐似

乎已经到了极限，随时都有可能劈脸给那倒霉的农民一记响亮的耳光。

“书记，哦不，主任，我，我……”那农民舔着干裂的嘴唇，两只鸡爪似的黑手在胸前绞扭着，“我求求你们，我给你们磕头……”

“放你妈的狗屁！”一个穿制服的红脸大汉破口骂道，“我们又不是牛头马面，你他妈磕个啥毡鸡巴头，嗯？”

“我说你这个老乡呀，你这么窝囊做啥？我劝你还是听人家这几位同志的话赶紧处理了算了！”说话的是一个胖墩墩的中年妇女，她一只手提着两根蒜辫，另一只手攥着一张五角的人民币。“你该明白，你这可是投机倒把呀，到了工商管理局，全部没收不算，说不定还重重地罚你一笔呢。给，这是五毛，给我找一毛。快点，我回去还要做饭呢？”

那农民痛苦地咽了一口气，但伸出去的手突然缩回来，双膝往地下一跪，可怜巴巴地诉说道：“我老婆死了，八个娃娃最大的才十五岁……我母亲今年整八十，在家里的凉炕上躺着……”他的鼻子一抽，声音噎住了，一滴浑黄的眼泪从他眼眶中溢出，顺着面颊滚下去，落在蒜辫上。

“你这个贼骨头、老奸商，你他妈的装什么蒜，呸！”小平头愤怒地啐道，“我知道你们，我把你们看透了，你们满脑子除了钱还是钱！有十块钱的赚头，你们就心里发烧，坐不住；有二十块钱的赚头，你们就胆大妄为，不考虑后果；要是三十块钱的赚头，那就敢践踏一切原则，甚至里通外国，背叛祖国，充当帝修反的应声虫、别动队！还有，你们这类人一个个都是变色